

上古汉语 的辅音系统

世界汉学论丛



〔加拿大〕蒲立本著 潘悟云 徐文堪 译



世界汉学论丛

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

[加拿大]蒲立本 著

潘悟云 徐文堪 译

E · G · Pwl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据 *Asia Major* 9(1962)译出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加拿大)蒲立本著;潘悟云、
徐文堪译.-北京:中华书局,1999

(世界汉学论丛)

ISBN 7-101-02225-1

I.上… II.①蒲…②潘…③徐… III.汉语-
上古音-研究 IV.H1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4403 号

书 名 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

丛 书 名 世界汉学论丛

作 者 [加拿大]蒲立本

译 者 潘悟云 徐文堪

责任编辑 郑仁甲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½ 字数/161 千字
印数/1200

国际书号 ISBN 7-101-02225-1/H·152

定 价 16.00 元

译者说明

本书原题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刊载于 *Asia Major* 9 (1962): 58-144, 206-265。汉译本完成后, 承作者蒲立本教授 (Prof. E.G. Pulleyblank) 对译文予以审订, 并且作了若干增补附于书后, 译者谨此表示深切感谢。

为了便于中国读者的阅读, 译者根据中华书局的建议对文中音标作了少许改动, 如 *j* 改作 *dz*, *ś* 改作 *ç*, *ń* 改作 *n*, *ŋ* 改作 *t*, *y* 改作 *j*, *δ* 改作 *ð*。而且改动范围只限于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藏文转写、日语转写、汉越语转写。

译者之一还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 梅祖麟教授就把蒲立本教授的这篇重要文章寄给译者, 使译者的汉语上古音研究得益非浅。这篇文章不仅是汉语史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著作, 在历史领域, 特别是中外交通史领域也影响极深。所以我们很早就希望把它翻译出来, 使更多的中国读者能够看到它。幸亏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的鼎力支持, 将本书列入“世界汉学论丛”之一, 使其得以及早与读者见面。本书在翻译过程中, 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郑张尚芳先生校阅, 又承四川大学中文系张永言教授惠借参考书, 对我们帮助很大。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的研究生龚群虎、马敏华同学参加了“匈奴语”一节的翻译, 郑飞洲同学帮助打字、校对, 张庆翔同学帮助排版。译者应该对以上诸位先生和同学表示衷心致谢。

译者

1999年2月1日于上海

目 录

译者说明

序 言	1
符号和缩写	3
《切韵》系统	5
上古汉语的声母g和ŋ	33
喉塞音的音值	36
h在西汉的音值	40
舌根鼻音ŋ, ŋh	41
ŋ的转写	43
圆唇喉音和舌根音	47
h和hw的分布	48
圆唇喉音、圆唇舌根音与唇音的谐声关系	49
舌根音和喉音的腭化—介音i/j的来源	50
舌根音腭化的年代	61
舌齿塞音	63
舌齿塞音的腭化	64
卷舌音和介音-l-的失落	66
舌齿擦音	73
*θ->*h-	77
带δ(θ)的复辅音	78
舌齿鼻音	81
边音	83

2 目 录

带-l-的复辅音	84
带-l-复辅音单辅音化的时间	86
中缀l的派生作用	90
咻音声母	91
卷舌咻音声母	93
复辅音ŋǝ和sŋǝ	97
s+圆唇喉音的复辅音	98
s+舌齿音的复辅音	100
唇塞音	104
唇鼻音	106
唇擦音	109
上古汉语的音位系统	115
韵尾辅音	119
失落舌齿韵尾的平声字	127
去声	129
从*x<*ks来的去声	136
从*h<*fis来的去声	138
*ǝs在汉代和中古的形式	140
上声调	142
韵尾*ǝ?	144
鼻韵尾	145
仄声的鼻韵尾	149
ŋ跟-fi或*-*之间的交替	152
唇韵尾	153
唇音在异化作用下的消失	156
对第一部分的附加说明	160
附录:匈奴语	163
写在《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之后	202

参考书目

209

一、中国古代著作

209

二、现代著作和论文

210

序言

在研究古代汉语语法词的功能和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我越来越相信，这方面的研究要有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更好地理解汉语的音韵问题。就在这个时候，我研究了中国和中亚邻国的早期关系历史。要想解释外语的汉语译音，也必须有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音值构拟。这两点原因促使我重新审查了高本汉以及其他学者在这方面的的工作。特别是，我打算通过早期外语的汉译材料来验证内部拟测。于是，我对上古汉语的构拟作出了某些改进，使拟音既能做到内部一致，也更加符合外部材料的证据。

现在，我对自己的工作更有信心了，因为我发现我对高本汉的许多修正，其他学者也已经做过，而且这种修正使整个描述变得更加简单更加一致，而不是变得更加复杂。

首先，本文对《切韵》拟音作出修正，使之更加符合音位原则。这个系统代表《切韵》时代的语言，高本汉称作 *Ancient Chinese*，我在下文则称它作 *Middle Chinese*。有些修正取自罗常培、董同龢、李荣和藤堂明保，但是作为一个系统来说它是全新的。本文是有关上古汉语辅音方面的结论，在讨论的过程中自然也会涉及到元音系统，我把元音音位结构的一些看法列作一个表格，但是不打算详细讨论从上古汉语向《切韵》

2 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

韵母的发展过程。

高本汉认为公元 601 年编纂的《切韵》代表隋代首都长安的口语，但是没有历史和语言方面的根据。《切韵》的编者中没有一个是来自长安地区的，所以他们不大可能采用一个新的首都方言，而不去采用东部和南部文化中心的方言。从序言中可以看出，他们打算提出一个理想的标准语，避免方言的错误，但是他们的主要依据显然也是长江下游士族说的话（罗常培 1931）。七世纪标准语不是长安话，这一点从以下的材料也可看得出来。从七世纪末以后，梵汉对音有显著的变化，那是长安话成为标准语以后才出现的。与日本汉音相比，更早的日本吴音更接近于《切韵》。中亚发掘出来的九、十世纪藏文、婆罗谜文、回鹘文抄本的汉语转写材料也可以看出以上的特点。如果说这些现象是在短短的 100 年内语音发生变化的结果，这种变化也实在是太大太突然了。此外，慧琳《音义》是根据长安标准音编的，书中把《切韵》音系中与当时北方话不一样的某些特点，斥之为“南音”或“吴音”。

如果说《切韵》纯系人工所为，没有实际语言的依据，那也是不可信的。该书所收的大量异读显然不都来自方言，差不多所有字的音韵类别都是能作出历史解释的。公元 600 年也许没有一个方言能够保留《切韵》中的所有音韵类别，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所有这些类别在当时雅言的一些变体中是能够找得到的。

上古汉语的性质就更难确定了。高本汉认为他的上古汉语代表《诗经》的语言，反映公元前七世纪的长安方言，与他的中古音直接相承。实际上，上古系统的建立更多地依赖于汉字结构，而不是韵脚，从这两种材料得出的韵类虽然大体上互相

对应，但也不是完全一致。谐声系列出现于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呢？文字系统标准化的最重要的分界线当然是公元前三世纪末秦代的文字改革。但是文字的创造过程在此以前已经进行了一千多年，甚至还要更长。

上古汉语到底是什么，我们目前只能说得含糊一点。我们只能建立一个内部尽可能一致的系统，通过合理的历史过程去解释前后的材料，然后用我们能够发现的外部证据去验证它。这就是汉代特别重要的原因，因为从汉代开始我们才得到一些对音的材料。要了解这以前的情况，我们的活动范围很有限，我们还只能依靠与远离汉语的各亲属语的比较来作这方面的工作。

我非常感谢 Harold Bailey 教授在许多方面给我有用的帮助。

符号和缩写

- K. 高本汉的中古音 (KARLGREN 1957)
- K.* 高本汉的上古音 (KARLGREN 1957)
- M. 中古音 (本文构拟)
- * 早于中古汉语的构拟
- ˋ 表示去声 (标在右上角)
- ˊ 表示上声 (标在右上角)

AM	<i>Asia Major</i>
BEFEO	<i>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i>
BMFEA	<i>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i>
BSL	<i>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Linguistique de Paris</i>
BSOS	<i>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i>
BSOAS	<i>Studies</i>
CHHP	<i>Ch'ing-hua hsüeh-pao</i> 清华学报
CYYY	<i>Kuo-li Chung-yang yen-chiu yüan, li-shih yü-yen yen-chiu-so chi-k' an</i>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i>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i>)
HJAS	<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i>
JA	<i>Journal asiatique</i>
JAOS	<i>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i>
JRAS	<i>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i>
MSOS	<i>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i>
MTB	<i>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ōyō Bunko</i>
T.	<i>Taishō Tripitaka</i> 大正藏
TP	<i>T'oung Pao</i>
TPS	<i>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i>
YCHP	<i>Yen-ching hsüeh-pao</i> 燕京学报
ZDMG	<i>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i>

《切韵》系统

我用下面的中古汉语（Middle Chinese）音系来取代高本汉的中古音系统，它是我构拟上古音的出发点。下文凡是以中古音拼写的字都冠以“M”。至于前贤对高本汉系统的修正，我就不再详加论述了。

A. 声母¹

喉音		h^2	$f^{2, 3}$				
舌根音	k	kh	g^4	η			
腭音	c^5	ch^5	$d\zeta^4$	n^6	ς	$(\zeta)^7$	j^8
齿音	t	th	d^4	n	l		
	ts	tsh	dz^4		s	z	
卷舌音	$\dot{t}^9$	$\dot{t}h^9$	$\dot{d}^{4, 9}$	$\dot{n}^9$			
	tʂ	tʂh	$d\dot{\zeta}^4$		ʂ	$(\dot{\zeta})^{10}$	
唇音	p	ph	b^4	m			

6 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

1 高本汉舌根音和唇音的喻化和非喻化区别是非音位性的，所以予以取消。高本汉的后期著作中也这样作了，可参见赵元任 1941，李荣 1952，pp.100-105。

2 喉音拟作h和ɦ，跟现代的吴语同，以取代原来的x和ɣ。可参见 Martin 1953，p.16，Kennedy 1952，Tōdō 藤堂 1957，p.161，Mizutani 水谷真成 1958。

3 我的ɦj-等于高本汉的jj-，在音位上等于高本汉的ɣ-和j-。可参见葛毅卿 1932，赵元任 1941，罗常培 1951，李荣 1952，p.105。比《切韵》稍后的阶段，ɦj>j，跟声母j合成一个音位。也就是说，这两个中古半元音后来都变成了零声母。这个假设可以解释声母ɦj-在《韵镜》和后来韵图中的地位，在这些韵图中它不是与匣母ɦ-排在一列，而是与以母j-排在一列，一个放在三等的位置，一个放在四等的位置。声母j-也不再看作是辅音音位，而完全等同于介音-j-（关于介音-ɿ-和-j-的区别见下文）。（也可参看 Tōdō 藤堂 1957，p.163）

4 从八世纪梵文译音的材料看来，浊塞音和浊塞擦音有送气的证据（Maspero 马伯乐 1920）。在此以前，汉语中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用来对译梵文浊的不送气辅音，如果要特地翻译梵文中送气的浊音，一般采用另外造字的方法。但是汉语中浊塞音的送气和不送气没有音位的对立，所以高本汉的浊送气标注是多余的。最好把汉语浊的塞音与塞擦音看作是清的塞音和塞擦音跟浊的喉音ɦ-组成的复辅音：g=kɦ，dz=tsɦ，等等。这种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现代吴语的浊辅音（Martin 1953，Bodman 包拟古 1954，p.23）。汉语浊音的送气成分如果存在，比印度语可能会弱得多。在梵汉翻译中，浊音成分比送气成分重要得

多，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用浊音来翻译浊音。

不管我们把中古汉语的浊音看作是送气的还是不送气的，我们决不能像高本汉所做的，认为更早阶段的汉语也像梵文一样有送气浊音和不送气浊音的对立。塞音的三分格局，不送气清音、送气清音、浊音（送气或不送气），广泛地分布于东亚语区，但是四分的格局却没有见到。

5 我用c, ch取代高本汉的tc, tch。（译者按，译文恢复

6 n, 就是高本汉的nz。它在唐前和初唐的译音中只是一个简单的腭鼻音。在唐代的长安方言中，鼻声母都出现了一个同部位的关闭动作，使鼻音部分地非鼻音化： $\eta >^n g$, $n >^n d$, $\eta >^n d$, $m >^m b$, $n >^n dz$ 。七世纪末以后，鼻音用来对译梵文的浊不送气塞音。同样的现象还见于日本汉音以及婆罗谜文、藏文、回鹘文抄本中的汉语转写。据 Mizutani 水谷真成 1957，这种新的对译方法已见于七世纪的初期，但是用鼻音对译梵文鼻音的老方法一直到八世纪的初期还是主要的方法。这种变化在带鼻韵尾的字中出现得最晚，像“穰” M.njaŋ，仍然用来对译梵文的ñā，而“若” M.nja则用来对译ja。像m-非鼻化作mb-的现象，还见于陕西南部的一些方言和闽语（Forrest 1948, p.160）。n-的非鼻化现象分布得更广一些，所有的北方方言和一些中部方言中，鼻音成分已经完全失去，例如北京话变作一个浊的卷舌擦音，威妥玛拼音写作j，新的拼音方案写作r。

7 M.dz=K.z（禅母），M.z=K.dzh（船母）。《切韵》中这两个声母的切语有区别，它们在韵图中的位置说明它们分别是浊塞擦音（=高本汉dzh）和浊擦音（=高本汉的z）。但是周祖谟发现，在较早的《玉篇》和《经典释文》的反切中，船、

禪是没有区别的。在其他可以区分船、禪的字典中，它们的分布都比较混乱，跟《切韵》也不太一致（周祖谟 1957（1941），p.146）。这两声母在现代方言中也没有什么区别。在南方方言中，它们大部分变作擦音。在官话中，仄声字和某些韵尾的平声字变作擦音；在其他的情况下船、禪都变作塞擦音。于是，人们就怀疑《切韵》中船、禪的区分是不是音位性质的。

在对音材料中，我们发现把禪母拟作塞擦音dz-比起高本汉的z-来要更好一点。一直到整个七世纪，它总是对译梵文的j-。

（例子可见李荣 1952, p.165 反面的表, Mizutani 水谷真成 1957, pp.348ff.）。一些台语的早期汉语借词，如布依语中禪母字好像都是浊的塞擦音。在另一些台语中，它是擦音，但好像是清的，所以我们还得去对付台语中的一些特殊音变。

船母字比起禪母来要少得多。它有时候也对译梵文的j-，如“阿順那”K.ʔa-dz̥juēn-na=Arjuna，“阿波羅實多”K.ʔa-pua-la-dz̥h̥jēt-ta=Aparājita。但是更多的场合它像是j-（=高本汉的j̥），在早期的佛经翻译中用来对译腭擦音，代表从梵文y或ś来的俗语的z̥：“那述”K.na-dz̥h̥juēt=nayuta（或作“那由他”K.na-ɿ̯əu-tha，“那度多”K.na-ju-ta），“阿述達”K.ʔa-dz̥h̥juēt-dat=梵文āsucittā；还可比较“兜術陀”K.təu-dz̥h̥juēt-dha=Tuṣṭita（*tuzit（？）），汉语用腭音z̥对译，说明当时的音系中或者没有卷舌音z̥，或者就没有单纯的齿音z̥）。我们甚至发现一些例子，汉语浊的以母j（K.ɿ̯）和高本汉的船母dz̥h用来代表梵文声母ś，可认为它的读音是*z̥：“悦頭檀”K.ɿ̯wet-dhəu-dhan=Śuddhodana（参看 Pelliot 伯希和 1959, p.57），“術婆迦”K.dz̥h̥juēt-bhua-k̥ja=śubhakara，實叉難陀 K.dz̥h̥jēt-t̥sha-nan-dha=śikṣānanda，實

利 K.dzhiēt-lji = śarīra (更常见的是译作舍利 K.ɕja-lji)。可能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 śramaṇa在《魏略》中译作“晨門”K.dzhiēn- (或ziēn-) muən (参见 Chavannes 沙畹 1905, p.550)。

船母与以母之间的密切关系还可以从许多异读例子得到证明。例如: 膳 K. jəng, dzhiəng, 射 K. ja, dzhiə, 蛇鉤 K. iɛ (= M. je), dzhiə, 嶠驕 K. juēt, dzhiuēt, 剡 K. jem, dzhiem。也有些禪、船异读的例子, 但数目要少得多。

我猜想,《切韵》中的船母在早期的汉语中并没有另外的来源。当禪母 M.dz在某些方言中开始失去塞擦音性质的时候,原来的z-则失去它的擦音性质变作以母 M.j, 船母dzhi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在某些个别方言中, M.dz变作擦音和 M.j失去擦音成分无疑是同步进行的, 两个声母还保持音位的区别。但是方言的借用则会引起以母 M.j的旧式擦音读法混同于禪母 M.dz的新的擦音变体, 因而会被看作原来就是 M.dz了。

但是也不排除有第三种可能, 即在 M.dz和 M.j之外还存在第三个音位, 我把它拟为z̥。这样可以保存《切韵》的所有音韵类别在音读上得以区分的原则。只不过这样的拟音会跟韵图上这两个声母的位置发生矛盾。但是韵图的这种安排比《切韵》要晚得多, 当时它们正处于变化的阶段, 韵图的作者没有办法复原它们的原有区别。

8 Bodman 包拟古 1954 把东汉时期的船母拟作z̥, Bailey (1946) 指出, 船母用来对译中亚俗语ś或y的时候代表z̥。船母在汉越语中作z-, 这说明它在某些方言中到十世纪还保持着擦音特点。Nagel (1942) 根据汉越语的材料把这个音转写作ζ, 即一种齿擦音。但是在《切韵》系统中, 它必须处理为一个舌

面无擦通音，关于这个声母在韵图中的位置请参看上文(3)。

9 罗常培(1931)指出，高本汉所拟的腭塞音和腭鼻音 n 总是对译印度的脑音。高本汉(1954, p.226)说罗氏建议把二等拟作卷舌塞音，把三等拟作腭塞音。恰巧相反，这没有正确反映罗氏的观点，罗氏说得很清楚，这些声母在二等韵和三等韵中都对译印度的脑音，所以他把它们都拟作卷舌音。他只是说，在有些方言里头，三等的腭介音使这些声母发生了腭化(北京不是这种变化，据罗氏的看法，北京的卷舌塞擦音直接来自卷舌塞音： $tj \rightarrow t \rightarrow ts$)

为什么罗氏的发现迟迟得不到承认，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韵图中这些声母安排在正齿音的腭音位置，在语音上与齿后音不相容。关于这一点可见下文讨论。

10 在《切韵》中有少数几个字好像是卷舌的浊擦音(俟母)与浊塞擦音(崇母)的对立(李荣 1952, p.87)。仅有的一个常用字是“俟” $M.zjəʔ$ ，(这个字高本汉依《广韵》作崇母 $dʒi$ ，《广韵》没有崇俟的对立)。除了广州话以外，这个字在现代方言中都是擦音。广州则读作 tsi 。但是这个韵的崇母字如士 $M.dʒiəʔ$ ，事 $M.dʒiəʔ$ ，读音却没有区别，它们在所有的方言中，包括广州话，都失去了塞擦的性质(Karlgren 高本汉 1916, pp.406-8)。要不是 z 的拟音更适于“俟”的译音音值，俟母作为独立的音位构拟是不充分的。唐代的突厥称号“俟斤”好像就是鄂尔浑碑文中的 $irk(ä)n$ (同样的称号发现于更早的蠕蠕)。伯希和有一篇短文对这个转写作过讨论(Pelliot 伯希和 1929)。他注意到“俟”有异读 $gjə$ (K.ghi)，认为突厥语或其他外语中的零声母用匣母字对译。匣母高本汉拟作 y ，我改作 f ，